

2

文学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2

文

學

中 国 商 务 印 书 馆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5年·北京

Robert M.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itors in Chief

Clifton Fadiman

Associate Editor

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

Vol. 3

Imaginative Literature

本书根据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63 年版译出
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U.S.A. 1995

XĪFĀNG MÍNGZHŭ RÙMÉN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第 2 卷

文 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96-4/G·211

199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77 千

印数 31 000 册

印张 28 1/8

定价: 36.20 元

《西方名著入门》出版说明

我馆致力介绍各国学术名著,已有90年的历史。严复译作由我馆刊行,始于1903年;梁启超主持编译《共学社丛书》,迄今也有70年。本世纪20年代末,我馆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到50年代末,此项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1982年起分批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幸赖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大力支持,至今已刊行260种。我们坚信,为了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多年来读书界已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知道利用科学方法和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有这些都不用多说。

凡够得上称为名著者,大抵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作;为此,必须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局限,认清作者的思路历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蕴藏的思想价值,以便取舍借鉴。因此,在精研细读原著时,读书界期望出版一些带有启发性的辅助读物。现在译印的这套原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的丛书,可以认为是这类读物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本为西方学人为西方读者编写的入门书,其特点是说理浅近,文笔流畅,而且往往从侧面选材诠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颇能诱发读者研习原著时进一步深思。例如介绍古罗马学界名人塔西佗时,并未对其代

表作（《历史》和《编年史》）作系统的冗长的解释，却选取了他的短篇血泪之作《阿格里科拉传》，此篇写的是作者岳父，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将自然科学的名作也放在视野之内，这无疑也是今日我国读书界所能接受和乐于接受的。

原书共10卷，为方便我国读者，中译本改编为9卷。本书的取材及诠释观点，不免会带有编者的局限性，相信当今国内读书界已有足够的能力加以鉴别分析，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因此译印时不加评注。

本书中译本由我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美方在中译本出版时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深表谢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对本书译印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改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斯蒂芬·克莱恩	1
海上扁舟	5
赫尔曼·梅尔维尔	33
水手毕利·伯德——一桩内情故事	38
伊凡·布宁	117
旧金山来的绅士	120
纳撒尼尔·霍桑	145
拉帕奇尼医生的女儿	150
乔治·艾略特	179
掀开的面纱	183
卢西乌斯·阿普列乌斯	225
丘比特和普叙凯(摘自《金驴》)	229
伊凡·屠格涅夫	251
初恋	255
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325
白夜(伤感小说)(摘自《一个梦幻者的回忆》)	329
约翰·高尔斯华绥	389
苹果树	392
居斯塔夫·福楼拜	453

圣朱利安外传	457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483
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487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533
沙漠情	537
安东·契诃夫	551
宝贝儿	555
艾萨克·辛格	569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572
亚历山大·普希金	593
黑桃皇后	596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625
木马优胜者	630
亨利·詹姆斯	651
小学生	656
托马斯·曼	707
马里奥和魔术师	712
艾萨克·迪内森	759
伤心田	763
列奥·托尔斯泰	795
伊万·伊利奇之死	800
三隐士	864
人靠什么活着	872

斯蒂芬·克莱恩

1871—1900

斯蒂芬·克莱恩出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一个卫理公会牧师的
家庭,是这家第十四个孩子。他生于 1871 年 11 月 1 日。他在拉
法耶学院读了一个学期,又在锡拉丘兹大学读了一个学期,是大学
棒球队队员。大学期间,他开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后来
叫做《梅季》。克莱恩于 1893 年自费出版此书,但一本也没有
卖掉。

他个子中等偏低,很瘦,一头金黄色头发。他那双蓝灰色的眼
睛洞察一切。自 1892 年末到 1896 年,他在纽约市进进出出。他
偶尔为报纸采访公园街一带的新闻,藉以谋生。1895 年一家报业
辛迪加派他去西部采访并进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克莱恩遭到一
群“上流社会的匪徒”的追逐,由于他精于骑术,得以逃脱。

同年,他出版了一部诗集《黑骑者》和关于美国内战的出色的
小说《红色英勇勋章》。(内战中的战斗他本人一次也未见过。)《红
色英勇勋章》开始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由于在英国备受赞扬,才
在美国得到反响,并于 1896 年一年内重版 16 次。同年《红色英勇
勋章》、《梅季》和诗集先后在英国出版。另一部小说《乔治的母亲》
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克莱恩成了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青年作家。

1897 年初,他登上了开往古巴的拖船“海军准将号”,船上装
满了给古巴起义者的武器。船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沉没。《海上
扁舟》就是取材于这一不幸的遭遇。在杰克逊维尔他遇到了科拉·

斯图尔特,一个波士顿画家的女儿。当他于1897年报道希腊—土耳其战争时,她也许是作为第一个女战地记者,与他在一起。后来她成了他未办法律手续而同居的妻子。他们定居在英国,受到诸如哈罗德·弗雷德里克,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等朋友的欢迎。

1898年4月爆发了美国—西班牙战争。克莱恩当时已回到纽约,想参加海军但遭拒绝。作为一名记者,他参加了在古巴圣地亚哥城周围的陆战,并以其勇敢受到嘉奖。1899年1月他回到英国。科拉已在塞克赛斯找到一幢庄园主的住宅。他最后一年的工作是与债务、疾病和时间作长期斗争的最终一战。他被送到德国的一所疗养院。1900年6月5日,因患肺结核,在那儿去世,终年28岁。

克莱恩在黑森林(疗养院)最后患病昏迷,说胡话时,还说到在船上“换位置”。他曾经写道:“说实在的,从孵蛋的母鸡下面把蛋偷走,要比在小船上换位置容易。”他的妻子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船。这是一艘10英尺长的小艇,是为了在平静的海港靠岸用的。小船在海上航行,海浪“总是那样恶劣地、野蛮地突然打来,浪尖很高”。就是这艘小船在“海军准将号”沉没后,把克莱恩和另外三个人带到代托纳比奇的海滩。事情发生后,他很快就在杰克逊维尔把小说写了出来。康拉德,一位有经验的老海员,认为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H. G. 韦尔斯说:“毫无疑问”这是“他全部作品的顶峰”。

插图作者注:“……斯蒂芬·克莱恩表情极为严肃,力图在一冷酷而纷乱的世界里寻求人的价值。……头上一边是联邦的旗帜,一边是邦联的旗帜,中间站着《红色英勇勋章》一书中怯懦的主人公亨利·弗莱明。”



STEPHEN
CRANE

不需另作解释。一切都在那儿，都在小说里。白天、黑夜、清晨，漂泊在冷漠的茫茫大海之中，其终点不是生，就是死，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呢？这是每个人生活的缩影。就在这点开始启动其想像力时，克莱恩及时地抓住了它，这时他对整个事情记忆犹新。他那几乎是本能的结构感告诉他应从那儿开始，在那儿结束。他对拖船沉没的描写，留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形象：“……中桅的残余部分，中桅顶部有一白球，被浪打得前后摇晃。它慢慢地往下沉，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消失了。”此后，一切都包含在希腊戏剧的三一律之中，一艘船、四个人、大海、天空和陆地。

与诗人兰波一样，克莱恩有意使自己成为“生活中一切激情的试验场”。他是这么一个人，要亲自弄清楚事物是如何发展的，人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发现这种真实的感情是他的任务，在垒球赛中（他说垒球令他懂得战争），在公海上划一艘小艇，或在战争中，都是如此。别人完全作为刺激置之一边的事情——“运动”或“冒险”或“战争”——对他来说就是生活。他以一种忠实的激情来过这种生活。在观察一条狗的表现或者看一个男孩打群架时他也是带着这种激情的。

这就是为什么克莱恩能够创造出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在《海上扁舟》和他其它出色的小说中所感受到的。人们称他为印象派，但这顶帽子是不对的。他不是消极地接受印象。他的观察点，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都是一个特定行动的参与者。《海上扁舟》中人物的“心态”几乎纯粹是如何应付他们所处的环境，再加上由此产生的集体感。甚至记者的评论也只是些感情的引伸。这样的处理可能会导致一味追求情节奇异。但克莱恩那种超然的写法使其升华为艺术。这种写法包含了诗人的惊人之笔，实干家的准确性，讽刺家的旁敲侧击。

海上扁舟

一个目的在于反映事实的故事：“海军准将号”

沉没后，船上 4 人劫后余生的经历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天空的色彩。他们的眼睛都平视着，盯住向他们涌来的海浪。除了浪尖外，海浪是暗蓝灰色，而浪尖则是白色的泡沫。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海的颜色。地平线时窄时宽，时低时高，而其边沿总是被海浪撕成锯齿状。海浪就像岩石，在某些地方突然冒起。

许多人家应该有一个比这叶小舟大一些的澡盆，而这叶小舟就在海上航行。海浪总是那样恶劣地、野蛮地突然打来，浪尖很高，而每一个冒着泡沫的浪尖，对小船的航行来说，都构成问题。

厨子蹲在舱底，两眼看着把他与大海隔开的那高出水面 6 英寸的船舷。他衣袖卷起，露出胖胖的前臂。当他弯腰把舱里的水舀出去时，他没扣上扣子的马甲的下摆来回摆动。他常说：“天啊！这船真小。”每当他说这话时，总情不自禁地向东看去，看那大浪滔天的大海。

加油工用船上两把桨中的一把操纵着这叶小舟。有时候他突然站起来，避开从船尾卷进船舱的海浪。那是一把又薄又小的桨，看上去好像马上就要折断似的。

记者操着另一把桨，看着海浪，很奇怪他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受伤的船长躺在船头，这时正处在极度的懊丧和冷漠之中。

有些事情不是人在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譬如企业倒闭了，军队打了败仗，船沉没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就是最勇敢的、最能忍受痛苦的人，也会受这种情绪所左右，那怕只是暂时受其左右。一艘船的船长，其心思是深深扎根在船上每一根木头里，不管他掌管此船仅仅一天还是已有 10 年。现在这位船长始终想着这样严酷的一幕——在灰色的黎明，七张惊恐的面孔，接着是中桅的残余部分，中桅顶部有一白球，被浪打得前后摇晃。它慢慢地往下沉，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消失了。在那以后，他的声音总有一点怪。尽管还很镇定，但带着强烈的哀伤，具有一种超越演说或眼泪的气质。

“比利，船更往南一点。”

“是，更往南一点，”在船尾的加油工说道。

坐在他的船上，就像骑在一匹弓着背，不停地跳跃，要把马背上的人摔下去的野马身上；同样的，一匹野马不比这船小多少。这小船就像一头牲口，腾跃、竖起直立、颠簸。每当大浪打来，小船随浪抛起时，她就像一匹马冲向极高的栅栏。她攀登水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此外，在水墙顶端碰到的问题，是在波浪起伏的大海通常都要碰到的问题，从浪尖上倾泻下来的海水要求小船再来一次跳跃，而且是在空中跃过。在轻蔑地冲过一个浪峰之后，小船就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飞速下滑，溅起阵阵水花。当下滑中止时，小船起伏不定地到达下一个威胁的面前。

在海上的突出的不利之处就是当你战胜了一个海浪之后，你发现后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同样地急于要有效地淹没船只。在一艘 10 英尺长的小船里，人们可以从一排排的大浪中对大海用之不竭的资源有所了解，而从未在大海里坐过小船的人是不会有此了解的。每当蓝灰色的水墙逼近时，一切都被水墙挡住，船上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不难想像人们会认为这一滚滚而来的海浪是大

海最后的怒涛，是冷酷无情的海水的最后一击。海浪的推进具有一种可怕的风度，它们默无声地往前推进，只有浪尖发出阵阵咆哮。

在微弱的光线里，这几个人的脸色一定都很苍白。当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船尾时，他们的眼睛一定闪露出奇特的眼光。如果是从阳台上往下看，这一切毫无疑问会显得景色如画而且颇具神秘。但船上的人无暇顾及。就算他们有这种闲功夫，也还有其它事情要他们去关心考虑。慢慢地太阳当空，他们知道是大白天了，因为大海已由蓝灰色变成祖母绿，夹着琥珀色的光纹，而浪尖的泡沫就像倒塌下来的白雪。他们不知道破晓的过程，他们只知道天色的变化给滚滚而来的海浪所带来的色彩的变化。

厨子和记者在争论救生站和避难所的区别。他们的话都是些不完整的句子。厨子说，“在蚊子湾灯塔的北边，有一个避难所。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会坐船前来救起我们。”

“谁一看见我们？”记者问道。

“船员，”厨子答道。

“避难所没有船员，”记者说道。“就我所知，避难所只储存衣服和食品，提供给沉船的人。他们没有船员。”

“他们当然有船员，”厨子道。

“不，没有，”记者道。

在船尾的加油工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呢。”

厨子道，“也许我想到的，在蚊子湾灯塔附近的不是避难所，而是一座救生站。”

“我们还没到达那儿呢，”在船尾的加油工说道。

每当小船被浪尖蹦起往下落时，大风刮起没戴帽子的人们的头发，而当小船的船尾再次啪地落下时，激起的水花从他们身边飞

溅而过。每个大浪的顶端就是一座小山，从山顶人们可以短暂地扫视一下大浪滔天的广阔的大海。大海闪闪发光，海面被大风撕裂。大海毫无约束地自由地表现自己，祖母绿色、白色和琥珀色的光束交错在一起。这景象也许十分绚丽多彩，也许十分壮观。

“风是朝岸上吹去的，这是件好事，”厨子说道。“要不然，我们不知会被吹到那儿去了。那就没戏了。”

“是这样的，”记者说道。

忙碌的加油工点点头表示同意。

在船头的船长咯咯地笑了。这笑把幽默、蔑视、悲哀融为一体。“孩子们，你们认为我们现在有戏吗？”他说道。

对这个问题，三人沉默不语，只是嗯嗯哦哦了几声。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表示任何乐观都是幼稚的、愚蠢的，但他们又都毫无疑问地对形势有一种乐观的想法。年轻人在这种时候有一种固执的想法。另一方面，从道义上讲，他们所处的环境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公开表示绝望。因此他们就沉默不语。

“哦，当然啰，我们会上岸的，”船长安慰他的孩子道。

但他的口气里有种东西让他们去捉摸，于是加油工说道，“是的，如果风向不变的话。”

厨子在舀水。他说，“是的，如果我们能逃脱拍岸浪的惩罚。”

绒布色的海鸥时而飞近，时而远去。有时它们停在海上，靠近一片片棕色的海藻。海藻从浪上卷过，就像排成一线的地毯在大风中往前移动。海鸥成群地舒舒服服地呆在那儿，小船上有人很羡慕它们。它们对大海的怒涛，就像在远隔千里的内陆上的一小群草鸡一样，根本不在乎。它们常常飞得很近，用乌黑的、珠子般的眼睛盯着小船上的人。在这种时候，它们那一眨也不眨的注视有一种神秘、不祥的味道，因此船上的人气愤地轰它们，要它们走开。有一只海鸥飞来，显然决定要落在船长的头顶上。这鸟朝着

小船的航向飞行，而不是绕着船盘旋，只是在空中，像鸡那样，作短暂的斜面跳跃。它那乌黑的眼睛带着渴望的神态盯着船长的脑袋。“你这丑恶的畜生，”加油工冲着海鸥说道。“你看上去就像是用大折刀做成的。”厨子和记者都愤怒地咒骂这东西。船长自然想用缆绳的沉重的末端把这鸟给敲走，但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任何一个有力的动作或类似的动作都会把这载重的小船给倾覆了。所以他空手轻轻地、小心地把这海鸥给挥走了。在它泄气了、不再追逐目标以后，船长舒了口气，他的头发没有危险了。其他人也舒了口气，因为这鸟此时让他们感到有点可怕和不吉利。

在这段时间里加油工和记者在划船。他们同时划。他们同坐在一个位置上，各操一桨。接着加油工操双桨划，然后是记者用双桨划，又是加油工划，然后又是记者划。他们划呀，划呀。整个事情最棘手的部分是轮到斜倚在船尾的人接过桨来划。说实在的，从孵蛋的母鸡下面把蛋偷走，要比在小船上换位置容易。首先，在船尾的人顺着船板把手往前滑，小心往前移，就好像他是法国的高级瓷器。随后，坐在划桨位置上的人把手沿着另一面的船板往后滑。这一切都是极为小心谨慎地进行。当两人侧身而过时，全体人员都注视着涌来的浪涛，而船长则喊道：“现在注意啦！稳住，好啦！”

时而出现的成片成片棕色的海藻，就像是一个个小岛，一小块一小块陆地。很显然，它们既没有向这个方向漂浮，也没有向另一个方向漂浮。它们实际上是静止不动。它们告诉船上的人，小船正缓慢地接近陆地。

当一个海浪打过来，小船被高高抬起时，船长在船尾小心谨慎地站了起来。他说他看见了在蚊子湾的灯塔。厨子很快也说他看到了。记者当时在划桨。出于某种原因，他也希望看看灯塔，但他是背对远方的海岸，而海浪又十分重要，因此他有好一阵子没找到

机会回过头去。最后，打来一个海浪，比其它的海浪力量小一些，因此当小船在浪尖上时，他迅速地扫视了西边的地平线。

“看见了吗？”船长问道。

“没有，”记者慢吞吞地答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再看一遍，”船长说道。他用手指了一下。“就在那个方向。”

当小船又处在浪尖上时，记者按要求做了。这一次他的眼睛碰巧看到了在摇晃的地平线边沿上的一个小小的、静止的物体。这东西就像一个大头针的针头。只有渴望发现陆地的人才会发现这么小的灯塔。

“船长，你认为我们会成功吗？”

“如果风向不变，船不被淹没，我们不会出多大差错的，”船长答道。

一个个巨浪打来，小船被高高抛起，浪尖上的海水狠狠地溅洒在小船上。就这样，小船在前进。如果没有海藻，小船里的人是发现不了船在前进的。这小船就像一个小东西在水中打滚，任凭大海摆布，但却神奇地保持不翻。偶尔，一大片海水，就像白色的火焰，涌入船舱。

“厨子，舀水，”船长严肃地说道。

“是，船长，”快乐的厨子答道。

很难描述人们在这儿，在大海之中建立起来的微妙的兄弟情谊。谁也没有这么说，谁也没有提到这种情谊。但它就存在于船上，每个人都感到这种情谊温暖了他。他们就是一个船长，一个加油工，一个厨子，一个记者。他们是朋友，是达到了一种很奇特的牢固程度的朋友，这是通常很少见的。受伤的船长靠着船尾的水罐躺着，总是用一种低沉、镇静的口气说话。他再也找不到比这小船上三个杂色人员更听话，更迅速执行命令的水手了。这不仅是